

「加」A·帕夫金柯夫／著

第十三个圣徒

〔加〕A·帕夫金柯夫／著
于晓红／译

世上一个好人胜过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十三个圣徒

[加] A·帕夫金柯夫 / 著
于晓红 /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9-3570

Arkady Povzikov
The Thirteenth Apostle

Copyright © 2008 by Arkady Povzikov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十三个圣徒/(加)帕夫金柯夫著;于晓红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ISBN 978-7-02-007600-0

I. 第… II. ①帕…②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9979 号

责任编辑:马爱农 装帧设计:刘 静
责任校对:韩志慧 责任印制:李 博

第十三个圣徒

[加]帕夫金柯夫 著

于晓红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56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2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7600-0

定价 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人类共同的情感

——译者与作者闲聊

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：上帝也有人的情感。《第十三个圣徒》是一本关于人类共同情感与愿望的小说。

周末我们一家到阿卡地家串门。阿卡地总是绅士般地接过我沉甸甸的书包，一声不吭地，微笑着帮我们把外衣挂在过厅的衣柜里。他的妻子兰娜总是在厨房忙活。还没见她人，就已听到她大声地告诉我：“我正在读你推荐的赛珍珠的《大地》。哈金、莫言和张戎的书也在网上订购，已经收到了。《红楼梦》，还有猴王（《西游记》）都在多伦多大学订阅。”俨然刮起了一股中国旋风，她还在学中文呢。她是许多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朋友之一，每当他们让我推荐中国文学作品时，我就感到英译的中文原著太少，能够买到的更少。

我们在厨房坐下，我和阿卡地谈《第十三个圣徒》的翻译。兰娜则不停地忙着端上她自己做的小点心，给我泡绿茶，茶里不加糖和奶，正是我喜欢的那种。阿卡地永远是穿牛仔裤和套头棉便衫，清瘦的骨架和银灰的短发。他两眼深邃，略显疲劳；但更多的是朴实和慈祥。

阿卡地的父亲是对他人人生影响最大的家人。父亲出生于一九一〇年，十八岁时来到列宁格勒。他是个记者和诗人，也是个热血的共产党员，在单位上还是领导。他参加了一九三

九年冬天的苏芬战争——一场残酷的冰雪之战。阿卡地出生于一九四〇年，还不懂事就经历了次年开始的九百日列宁格勒围城战。这是历史上最惨最血腥的围城战：一百二十万平民被饿死。阿卡地的父亲多次受伤。他们一家四口住在一个单间公寓里，和另外八家共用一间厨房和一个洗手间。没有浴室，更别指望暖气。他们家对面就是臭名昭著的警察五局（即《第十三个圣徒》中写到的那个）。孩子们从那儿路过都会胆战心惊。经常有政治犯被拷打折磨致死的故事传出来。父亲是个诚实而固执的人，他常说：“我要站着死，不要跪着生。”他在战争中失去健康，接下来又失去信仰和希望。一九七三年阿卡地移民到加拿大，父亲因失去生存的愿望而自杀。阿卡地对我说：“从家庭的角度上说，父亲没有给过我们什么关爱，甚至可以说遗弃了我们。”但是，父亲给他留下了对文学的爱和对生活的思考。

阿卡地在苏联服了一年兵役。“苦不苦？”我问。他的回答令我吃惊：“不苦。只记得我给同志们读诗歌、演舞台剧时，年轻人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的光亮。”

阿卡地移民后，为生活奔波，什么都做过。开过餐馆，看他飞快的刀功就知道他很专业。他做的野蘑土豆是我最爱吃的。他的室内装修公司很成功，因为他像《第十三个圣徒》里描写的主人公萨夏一样做过装修工作。但无论做什么，他从未间断写作。

阿卡地很早就开始写作，尤其是诗歌创作。一九九一年他在多伦多出版了基于他真实经历的小说《再见，涅夫斯基》。“你会觉得和你在中国的生活似曾相识。”他告诉我。二〇〇五年他在莫斯科出版了俄语创作的小说《命，爱》。这本书是

我最喜欢的。故事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撒马尔罕开始，时空穿梭回到十五世纪的帖木尔帝国。莎士比亚般的戏剧情节，鲜明的人物个性塑造，不同时代背景的一群人物，演绎了波澜壮阔的爱情和生死。精彩的是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年轻人发现他的前世竟是犹太人。一个人出生于特定的国度、宗教和家庭，他通常会毫无疑问地按照这个“角色”生活，这似乎就是命运。但我们能够真正理解我们的角色（命运）吗？面对人生苦难，我们能勇敢智慧地选择生、死与爱吗？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？

说到他的母语俄语，他说：“我数数和做梦都是俄语。”他用俄语为我朗诵了一段普希金的长诗《奥涅金》。我问对他影响最大的俄罗斯作家是谁。他说那当然就是这些十九世纪的诗人：普希金、莱蒙托夫，还有后来的叶圣金，他们是何等的浪漫啊！可惜都是英年早逝。在法语盛行、民族自信心缺乏的时代，他们为俄语书写语的发展和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，是俄罗斯文化的先锋。二十世纪的帕斯捷尔纳克，以独特的人文角度和观察写了《日瓦格医生》，行文优美如诗。还有高尔基：他书中的英雄丹柯为了给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，撕开自己的胸膛，掏出自己的心，因为他的心明亮放光。这就是阿卡地年轻时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理解；这也引起我的共鸣，我的父辈和兄长似乎和他是同时代人，我们都读过同样的著作，唱过同样的歌，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世界观。

“你的安详和平静从何而来？”我问。“音乐。”他说：“巴赫、柴可夫斯基和贝多芬都给我灵感。他们都在疾病、贫困和痛苦中创作美好、和谐、和平和希望。超越时间、地域和一切人间的隔阂，音乐难道不是带有神性的吗？”

在《第十三个圣徒》里阿卡地提到了纪伯伦。我说：“纪伯伦是我最热爱的画家之一。他把人画得神圣，把神画得很人性化。你曾说过他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。”阿卡地说：“纪伯伦的文字也是这样。他写的《先知》让人能够看见甚至触摸到神灵，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、对爱的赞美和对平等公义的追求。”

作者在书中写了灵魂不死，轮回转世的理念，还大篇阐述善与恶的共存。人类需要安顿自己的灵魂，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身躯。每个人的身躯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短期旅居，但历史长河奔腾不息：精神、思想与情感都有集体性和连续性，好像不朽一般，一切似曾相识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轮回。关于善与恶，俄国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布尔加科夫的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出版），最好地演绎了善与恶的关系，耶稣与撒旦的共存，它的主题就是反对好与坏的绝对性与极端性。

对教徒的尊重是人类尊严的一部分。克里斯多夫·惠金斯是著名的反神论者，他的书《上帝不是那么伟大：宗教如何毒害一切》抨击宗教的危害，将宗教批判得体无完肤。马克思也说过：宗教是精神的鸦片。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，那就是数千年以来，千千万万的宗教信仰遍及全世界，他们都是愚蠢的吗？丑恶的吗？其实他们批判的只是宗教的愚民性、伪善性、绝对性和极端性，而不是针对教徒的宗教性。

宗教与无神主义者无关吗？卡尔·荣格认为精神生活和宗教是人类生活品质的一部分，他认为集体潜意识就包含了神的形象。就拿无神主义者来说，只要他们是群体，就有神的元素。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巨大的时代变革和政治运动不带有宗教元

素,比如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政治运动。宗教的内容是心灵、艺术、文化、集体、尊严、畏惧和情感,所以宗教问题不解决好,就是灾难。

国家之间的争战,宗教之间的冲突,人与人之间的隔阂;经济繁荣与环境保护,贫与富……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拥有真正的太平与和谐?

阿卡地说,没有一个和平条约可以真正带来和平,不管是谁签的。宗教领袖能抓住和掌握人民的心和灵,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参与,长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。宗教领袖可以做最有效的和平使者。但如今的现实却带有讽刺意义:基督教认为伊斯兰教应该放弃极端观念,但问题是基督教也有极端的地方。伊斯兰教中的极端分子就像基督教里的三剌党(Ku Klux Klan)。每个宗教都认为他们是惟一的,这就是问题所在。阿富汗的月亮,以色列的月亮,俄国的月亮……都是同一个月亮,我们不能陷入“我的上帝优于你的上帝”的游戏里,互相伤害。阿卡地是犹太人,他属于什么宗教组织吗?他说:“不,我不属于任何宗教或政治组织。”他的思考是独立的。

今天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所有宗教领袖,包括无神主义代表,坐在同一个屋顶下,以相互尊重为出发点,将暴力、仇恨、恐怖统统缴械,鼓励接受、容纳、爱护的人文思想与开明的宗教哲学,共谋和平大计。

《第十三个圣徒》的续集《重返巴比伦》已经完成,阿卡地兴奋地和我讨论他的新书。他说,“我很欣慰中国读者就要看到我的书了,请接受我对中国读者最真诚的问候。”

我要特别感谢精诚济业、眼光深邃长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。感谢母亲对我的教诲:人生的真谛是给予。感谢每一位读者,你

们的支持使我又捕捉到一个梦想：将本书的收入捐献给安徽黄山特殊教育学校。

于晓红

二〇〇九年十月

加拿大汉密尔顿峡谷镇

世上一个好人胜过天堂两个天使

引 子

东西伯利亚,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

太阳慢慢地升起在沉睡的荒野上,温暖着冰冷的夜空,预示着阳光明媚的好天。

阳光洒过许多矿沟和棚屋,照亮了这门上的招牌:“亚历山大-尼克莱金矿”。阳光又穿过窗户,照在亚历山大的脸上。他不由自主地眨了一下眼睛,把毯子拉上来盖住他的脸。几分钟过去后,他完全清醒了。他记得今天是他妻子娜塔丽娅的生日。他把毯子掀了下来,转头看到放在床头柜上的妻子的照片,他微笑了。他很想念她,责怪自己同意让她一个人留在圣彼得堡。他的朋友们都说他思想太自由化了。他还曾经为此感到骄傲,但此时此刻,他也不那么自信了……

亚历山大起身坐在床上,墙上的钟显示了七点整。屋子里是如此明亮,他不得不用手遮盖住他的脸。他吃惊地发现天空灼热发光:红光四射把明亮的太阳淹在中间。他刚打开窗户,眼睛立刻被灼痛,就像一个火炬放在他的脸上。熊熊烈火形成了一张丑恶的面孔。亚历山大向后跳了几步,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,轻声道:“啊,上帝……这可能吗?末日……地狱啊!”

风暴般的烈火,像火山岩浆迅速向亚历山大的房子滚涌而

来。他不停地祷告,颤抖地穿上衣服。刚打开前门,一股巨大的热浪像刀一样顷刻将屋顶切成两半。亚历山大被卷了起来,抛向高空。

亚历山大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坑洞中,周围都是烧焦的树木和动物尸体。他不顾一切地向上爬,一进三退,终于爬出了坑洞,在他眼前是一片海洋般的枯焦和灰烬。寥寥无几的幸存动物聚在一起,周围仍然是舞蹈的火焰,他们可怜地呜咽着对死亡的恐惧。亚历山大颤抖地抬起头,惊讶地看到天空不是一个太阳而是两个!他再次失去了知觉。

圣人的过去不会没有瑕疵；
罪人的将来也会充满曙光。

——匿名

第一章

圣彼得堡，一九九九年三月

萨夏沿着涅瓦河畔行驶，心中油然升起对这美丽城市的崇敬。他醉心地驶过他常常驻留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、剧院和图书馆。春雨洗去了冬天给这个巴洛克风格建筑群带来的悲伤和黯淡，还原了它白绿相间的颜色。春风擦亮了冬宫广场前的金色柱子，就连房顶上怪兽状的排水嘴也被洗得一干二净。弗朗西斯科－拉斯特雷利设计的冬宫就像当年刚建好时那样辉煌壮丽。

萨夏很想下车享受一下这无与伦比的美景。但是再过五分钟就是他和维克多约会的时间了。他迅速驶向著名的瞭望角出版社，快步冲上二楼办公室。

衣着时髦、年轻貌美的罗拉坐在写字台后面，周围的地板上散落着撕碎的纸片。她抬起头来，脸露惊色。

“是你？”

“你好！好久不见！”萨夏微笑道。

“你好，不食人间烟火的冰冷王子！”

“你就这样欢迎我！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？让我跳起来亲吻你？”

“我干什么让你这么不高兴？”

“两个月，一个电话都没有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很忙。”

“撒谎，我知道你没有工作。”

“没错，可我的确是忙。”

“谎言！又是谎言！”

编辑室的门开了。一个中年男人，长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，伸出他过早谢顶的圆脑袋。“罗拉，你跟谁嚷嚷呢？”他问罗拉。看见萨夏走进来，他笑道：“是你啊，堂吉诃德。快进来，坐！”他指着一把扶手椅。

他自己走到一张大桌子后面坐了下来，他的贼眼不断地打量着萨夏。

“告诉我，萨夏，你都在做什么？在写作世界里有什么新鲜事？”

“怎么？你一向对我的东西不感兴趣。”

“那要看你写什么了。”

“维克多，我们已经谈过了，我不会改变我的原则。”

“原则！现在好像每个人都有他的原则！”

“我要是没原则，你会尊重我吗？”

“不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发表了你的阿富汗故事。”

“那是六个月之前。”

“对，从那儿以后市场变化了，现在读者喜欢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维克多！动作型，凶杀，再加凶杀。色情、丑闻……我见多了，亲眼见到！我不会写那些垃圾东西！你就为这个找我？”

“你还是这样固执。我找你另有原因，我想帮助你。”

“当真？太阳从西面出来了。”萨夏并不是真的好奇或者抱